

【苏】阿·雷巴科夫 著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大清洗



J512.4
(23)

大清洗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花城出版社

大 清 洗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苏〕阿·雷巴科夫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875印张 5插页 560,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70册

ISBN 7-5360-0228-9/J·216

平装定价：6.30元

〔苏联〕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 著

大 清 洗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汤毓强 陈珍广 陈浣萍
周泽昌 林文涛 钟锡华 译
谢迎芳 彭守诚
黄伟经 陈珍广 校

第一 部

1

在尼柯尔胡同和钱币胡同——现在叫普洛特尼科夫胡同和韦斯宁街——之间的阿尔巴特街上，有一座最大的房子。这是一座三栋前后紧挨着的八层大楼，底层正面砌着白釉方瓷砖。挂着好些小牌子：“透花刺绣”，“矫正口吃”，“专治花柳病及泌尿生殖器病”……。底层一道低矮的、角边包着铁皮的拱门，穿门而过的通道，把两个深而黑糊糊的院子连在一起。

萨沙·潘克拉托夫从大楼里出来，往左一拐，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走去。在阿尔巴特艺术电影院附近已经徜徉着成双成对的女孩子，这是娇甜的阿尔巴特街的女孩和来自普柳希哈街的小姑娘们。她们的大衣领子不经心地微微竖起，嘴唇搽了口红，睫毛稍微卷过，眼睛里充满着期待，脖子上系着花色的三角头巾——这是秋天的阿尔巴特街的一种时髦。电影散场了，观众经过一个院子出来，通过狭窄的大门，挤着涌到街上，那儿一群少年男女也在快活地你推我搡地挤碰着——这样的场合，从来就是少年男女们的天下。

阿尔巴特街的一天结束了。马路的车行道是柏油路面，电车道中间却是卵石路面，苏联造的第一批“嘎斯”、“阿摩”

牌汽车正在街路上越过老式轻便马车疾驰而去。从公园里驶出来的有轨电车，有时挂着一节车厢，要不就挂着两节车厢——这是为满足大城市交通需求的一种无望的尝试。但是在地下已在敷设第一条地下铁道，而且在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地铁竖井上面，也耸立着木结构的井架。

在橡胶厂俱乐部附近的处女场上，卡嘉在等着萨沙。这位高颧骨、灰眼睛的草原来的姑娘，穿着一件用乡下粗毛线织的高领线衫。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酒味。

“跟姑娘们一起喝了点红葡萄酒。你不知道过节吗？”

“过什么节？”

“什么节……圣母节^①呗。”

“啊……”

“瞧你，就晓得‘啊呀啊’的……”

“咱们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到一个女友那儿去。”

“带点什么去？”

“下酒的东西那儿有。买瓶伏特加吧。”

沿着大萨弗文斯基胡同，绕过旧时的工人宿舍区——宿舍区里传出醉汉的叫话、走了调的歌声、手风琴声和留声机的歌曲声——然后，沿着工厂的木栅栏中间的一条狭窄通道，他们下到了堤岸街。左边是斯维尔德洛夫工厂和里维尔斯工厂的宽大的窗户，右边是莫斯科河，前方是新圣母修道院的围墙和环行铁路桥的铁网篱，再往前就是叫水草墩子和小草地的沼泽和草地……

“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呀？”萨沙问道。

^① 按俄罗斯人的风俗，俄历10月初一为圣母节日。——译者

“哪儿去，哪儿去……你走吧，乡下叫化子是不会走弯路的。”

他一手搂住她的肩膀，她试图甩开他的手。

“你忍耐点儿吧。”

萨沙把她的肩膀搂得更紧。

“别太冲动。”

一栋没有粉刷的四层宿舍楼房孤独地兀立在那儿。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去，走廊里灯光暗淡，两边是数不清的房门。在最后一道房门前，卡嘉说道：

“玛露霞那儿有个男朋友……你什么也别问。”

沙发上脸朝墙睡着一个男人，窗边坐着10岁至11岁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朝房门回过头来，跟卡嘉问好。房间的一个角上，在一张炊用小桌子上的洗涤盆边，一个小个儿的女人在忙活，她年纪比卡嘉大很多，有一张可爱、善良的脸。这就是玛露霞。

“我们等了好久啦，以为你们不会来了，”她一边说，一边擦手解围裙，“我们以为你们在哪儿逛荡去了……起来啦，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客人们来了。”

个子瘦瘦的、脸色阴郁的男人起身，理了理稀疏的头发，用手掌抹了一下脸以驱赶睡意。他的衬衣领子弄皱了，领带结子已松开。

“大馅饼干硬啦，”玛露霞从放在桌上的黑麦大馅饼上揭下毛巾。“这个是黄豆馅的，这个是土豆馅的，而那个是白菜馅的。托玛，拿盘子来。”

小姑娘把几个盘子摆到桌上。卡嘉脱下短上衣，从餐具橱里取出刀、叉，旋即着手铺台布。她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显然，她来这儿已不止一次了。

“屋里拾掇一下吧！”她吩咐玛露霞。

“吃完中饭就睡了好久，”玛露霞表白道，一边从椅子上拿开衣服，“小家伙剪纸片儿玩，维佳，把纸收起来。”

小男孩在地板上爬着，把纸片儿收拢。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洗脸池的龙头下洗好脸，把领带系紧。

玛露霞把每一种大馅饼都给孩子们切下一块，放到窗台上。

“你们吃去吧。”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给大家斟酒。

“祝贺节日！”

“让我们吃饭时再说吧！”卡嘉看了看在场的人，却没有看萨沙。她第一次带他到自己的熟人这儿来，在这儿喝伏特加，而以往跟他在一块喝的只是红葡萄酒。

“给自己搞到了一位多英俊的黑眼睛的人儿呀！”玛露霞快活地说道，一边用头朝萨沙那儿点了一下。

“黑眼睛的和卷头发的，”卡嘉微微一笑。

“年青时头发打卷儿，老了就会掉头发，”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说，又拿起了酒瓶。现在，萨沙不觉得他阴郁沉闷了，他的健谈中含有赞同这次结识的愿望。而玛露霞亲切、会意地望着他们。

玛露霞的鼓励使萨沙感到很高兴，他喜欢这栋地处郊区的房子，喜欢室外的歌声和手风琴声。

“你们干吗不吃呀？”玛露霞问。

“我吃，谢谢，大馅饼很好吃。”

“本来烤不成这么好吃的馅饼——搞不到那种酵母。好在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带来了。”

谈到酵母，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说了几句正经话。

孩子们要求再给馅饼。

玛露霞又给他们各人切了一块。

“你们以为是做给你们两个吃的吗？！你们的小宴会结束啦，去把你们自己的手、脸洗干净！”

玛露霞给孩子们铺好了床，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

孩子们去睡觉了。接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也准备走了。玛露霞去送他。临出门时，她对卡嘉说：

“干净床单你去大立柜里拿吧。”

“她干吗要他呢？”当玛露霞刚走开，关上门之后，萨沙问道。

“丈夫逃避养家，跑了，你去找找看吧。总得过日子哪。”

“带孩子嫁人？”

“饿肚子比坐着等好吗？”

“他年岁大。”

“她也不年轻啦！”

“那干吗不结婚呢？”

她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

“那你干吗不跟我结婚呢？”

“你想出嫁啦？”

“想……得啦！我们躺下睡觉吧。”

这可不同寻常。以往每次都是他好不容易使她宽衣解带，仿佛他们是初次邂逅的人，可是今天她却自己铺床，自己脱衣服。她只说了一句：

“熄灯吧。”

跟着，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

“你是个刚强的人，丫头们大概都会爱你，你就是有些粗心大意，”她俯在他身上，看着他的眼睛，“我给你生个黑眼睛的小子，你怕不怕？”

这事儿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那有什么呢，可以打胎。无论他还是她，现在都不需要小宝贝。

“你怀孕啦？”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紧贴着他，好象在寻求保护，以躲开不幸和苦难。

对她，他知道些什么呢？她住在哪儿？住在姨母家里？住在集体宿舍？租了半间房子？打胎！她在家里将怎么说；在工作单位里将拿出哪一种病假条？要是突然过了打胎期限？小宝贝往哪儿藏呢？

“要是怀上了，你就生吧，我们结婚。”

她没有抬起头，问道：

“那我们给小家伙取个什么名呢？”

“我们来定吧，时间还多着哩。”

她又笑了起来，从他身上移开。

“你不用结婚，我也不嫁给你。你多大岁数？二十二？我可比你大。你有学问，我呢？才六年级……我会出嫁，只是不嫁给你。”

“嫁给谁呀？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嫁给一个小伙子，我们村里的。”

“他现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在乌拉尔，他会来把我带走。”

“他是什么人？”

“什么人……机械员。”

“你早就认识他吧？”

“我已经说过啦，是一个村里的。”

“那他干吗至今还不跟你结婚呢？”

“他还没有正经安分起来，因而还不结婚。”

“他现在正经安分了吧？”

“现在他已经三十岁啦。要晓得，他有过多少年轻太太呀……”

“你爱他吗？”

“嗯，爱……”

“那你干吗又跟我约会？”

“干吗啦，干吗啦……我也要过日子嘛。你就象在民警局里那样盘根问底，得啦吧，你！”

“他什么时候来呢？”

“明天。”

“那我跟你再也不见面了？”

“请你参加婚礼吗？……他身强力壮，揍你一下，你就会没命。”

“这我们还得瞧一瞧哩。”

“啊呀呀……”

“可是，你不是怀孕了吗？”

“谁说的？”

“你说的。”

“我什么也没跟你说。你自己瞎想的。”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卡嘉给玛露霞开了门，又躺了下来。

“我把人送走了，”玛露霞开了灯，“你们要喝茶吗？”
萨沙探身拿裤子。

“您干吗呀？”玛露霞说，“您不用担心。”

“他是很害臊的，”卡嘉冷笑道，“他不好意思跟我相好，却想结婚。”

“结婚结得容易，”玛露霞说，“离婚也离得容易。”

萨沙将剩下的伏特加酒倒到玻璃杯，啃起馅饼来。总之，他应该感谢卡嘉，因为一切都这么圆满地结束了。这个机械员，也许真有此人，但实际上，问题不在机械员身上。问题在于她又在招惹他，而他无精打采，是个小傻瓜！萨沙站起身。

“你去哪儿？”卡嘉问道。

“回家。”

“您怎么啦，真是，”玛露霞不安起来，“您睡吧，明早再乘车走，我在隔壁房间睡，您不会妨碍任何人。”

“要走。”

卡嘉愁眉苦脸地看着。

“你找得到路吗？”

“迷不了路。”

卡嘉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留下吧。”

“我就走。祝你幸福。”

这臭丫头毕竟很漂亮！当然，很可惜。今后，要是她不打电话来，他们就永远再不可能见面了；他不知道住址，她也没给过地址——“姨妈会骂我”，她甚至没有说在哪家工厂工作——“你会在出入口附近傻等的。”

以前她偶尔从自动电话亭打电话给他，他们就去看电影或者上公园，然后就到消遥园深处去。溶溶月色下，帆布折叠躺椅泛着白光，卡嘉转过脑袋。“你在胡想些什么呢……瞧，你也累了……”然后，她紧贴着他，用被风吹干裂的嘴唇吻他，

用粗糙的手指梳理他的头发。

“第一次见面我以为你是吉普赛人。在我们村子附近停留过吉普赛人，他们就是这样黑黑的。只是你的皮肤很滑润。”

夏天，妈妈上姐姐的别墅去了，卡嘉就上门去找他。大门边坐着几个女人，眼睛气鼓鼓的，她感到难为情。“眼珠儿都瞪着在看着。我一辈子再也不来啦。”

摇通电话后，她通常不吭声，然后挂上听筒，又重新打电话……

“卡嘉，是你吗？”

“嗯，是我……”

“你干吗不答话呢？”

“我不打电话也……”

“我们见面吗？”

“这回我们在哪儿会面？……”

“公园旁边吧？”

“瞎想……坐车去处女场吧。”

“六点，还是七点？”

“六点我就跑去……”

现在萨沙等着她的电话，回想起了这一切。第二天，他想快些从学院回家去——突然，来了个电话。但是，他留下来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墙报。后来，又被叫去参加院党委扩大会议。

门边已经没有空位子了。萨沙由一排排连在一起的椅子间挤过去，不时碰到密密地坐着的人，这招来包林不满的目光。这位院党委书记结实健壮，长着淡褐色头发，有一张圆圆的朴实而固执的脸孔，宽阔的胸脯，粗短的脖子，蓝缎布衬衣的竖领

上扣着两颗白钮扣。他注视着萨沙坐定之后，重新转向克里沃鲁奇科。

“克里沃鲁奇科，是您中断了集体宿舍的建造啰。客观原因谁也不感兴趣！资金调拨到突击工程上去了吗？您不是对马格尼特卡工地负责，而是要对学院负责。您为什么不事先说明，工期定得不现实？嘿，工期是现实的……为什么不能按期完成？您在党内二十年了吧？……对过去的功劳，我们鞠躬致敬，可是对错误，我们将与之进行斗争。”

包林的声调使萨沙感到吃惊。大学生们都有些怕副院长克里沃鲁奇科。学院里，人们经常谈到他了不起的军人经历：他至今还经常穿着军便服、马裤和长筒靴。这个背有点驼的人，有一个长而看去令人不快的鼻子，两颊上边有肿起的下眼泡。他从来不与任何人攀谈，即便平时跟人家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克里沃鲁奇科把一只手支在椅背上，萨沙看见，他的手指在颤抖。这个向来这么威严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软弱，看去真叫人觉得可怜。但是，建筑材料的确没有拨给。但现在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只有杨松，萨沙所在系的系主任，这个沉着的拉脱维亚人对学院院长格林斯卡娅心平气和地说道：

“也许，再给个期限吧？”

“什么样的期限？！”包林带着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宽厚神态问道。

格林斯卡娅默不作声。她坐在那里，表现出那种人们给了她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副手而备受委屈的神情。高个子、仪表堂堂的研究生洛兹加乔夫站起来，做作地举起两只手：

“难道把铁铲也送到马格尼特卡工地去了吗？大学生们用手指头来挖冻土吗？瞧，班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就坐在这儿，

让他说说吧，他们没有铲子怎么工作。”

包林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态瞟了萨沙一眼。萨沙站了起来。

“我们没有铲子是不能工作。有一次工具仓库关了门。后来仓库保管员回来了，才发放铁铲。”

“你们等了很久吗？”克里沃鲁奇科问道，没有抬起头来。

“大约十分钟。”

想叫萨沙作证而没有成功的洛兹加乔夫，责备地摇了摇头，好象打错了主意的不是他，而是萨沙。

“一切都设法解决啦？”包林冷笑道。

“都设法解决了，”萨沙回答。

“可你们干了多长时间，站了多长时间呢？”

“要晓得，没有建筑材料。”

“你从哪儿知道这个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

“你现在当辩护律师白费心思，潘克拉托夫，”包林严厉地说道，“找错了地方！”

党委委员们表决把克里沃鲁奇科开除出党时，都极力不去看他。只有杨松一个人弃权。

克里沃鲁奇科从房间里出来时，背驼得更厉害了。

“党委收到了副教授阿齐江的声明，”包林宣布说，并望了一下萨沙，好象在问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潘克拉托夫？！

阿齐江在萨沙的班上讲授社会主义的核算原理课。然而，他没有讲过核算，甚至也没有讲过原理，而所讲的都是那些什么人歪曲了这些原理之类的东西。萨沙直面进言说，希望他最

好给他们讲授会计学本身的知识。阿齐江副教授长着一头漂亮的卷发，是个狡猾而善于钻营的人，当时他只是笑了笑。而现在他却指责萨沙，说他反对关于核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论点。

“是反对过吧？”包林那对冷冰冰的蓝眼睛看着萨沙。

“我没有说过不需要理论。我是说，我们没有得到会计学方面的知识。”

“科学的党性你就不感兴趣？”

“感兴趣。实际知识也感兴趣。”

“党性和实际性有区别吗？”

洛兹加乔夫又站了起来。

“喏，同志们……当有人公开鼓吹科学的非政治倾向的时候……况且，潘克拉托夫企图把自己关于克里沃鲁奇科的与众不同的意见强加给学院党委，装成广大大学生群众代表的样子。可是，说实在的，潘克拉托夫，您在这儿代表什么人呢？”

杨松忧郁地坐着，他用肥大的手指叩击着装得满满的公文包。

格林斯卡娅转身向着包林。

“也许，我们转交给共青团组织……”

她的话声里令人感到有一种身居高位者的疲惫：问题很小，又是一个大学生这样的小人物。洛兹加乔夫望了一下包林，他觉得包林好象不满意格林斯卡娅的建议。

“院党委不应该回避……”

这句听来不经心的话决定了一切。

“谁也不该回避，”包林皱了皱眉头说，“但办事有个程序。让共青团去审理吧。让我们看看，共青团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如何。”

衣架上挂着一件咖啡色的皮大衣……马克舅舅！

“你去溜达啦？……”

萨沙吻了吻马克刮得光光的脸颊。马克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好闻的烟草味和柔和的花露水味，正如妈妈说，一种“令人舒适的单身汉气息”。马克看上去比他35岁的年纪老一些——他这个好舅舅肥胖，快活，已开始秃顶。只有略带黄色的镜片后面那对锐利的眼睛，才表露出这个人的钢铁般的意志。他差不多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大工业的总指挥。他领导的这个在东部地区的庞大建设工程非常了不起——它是苏联新的冶金基地，敌人的空军所不可及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战略后方。

“我以为等不到你了，你在外边留宿了，我想……”

“萨沙从来都是在家里过夜，”妈妈说。

桌上放着波尔图葡萄酒、粉红色的上等香肠、油浸熏制鲱鱼罐头、土耳其式面包干——马克总是捎来这些好吃的东西。这边呢，有妈妈用她的“魔炉”烤的传统的大馅饼。显然，马克已及早告知要上门来的。

“来了很久吗？”萨沙问道。

“今天到的，明天就走。”

“斯大林召见过他哩，”妈妈说。

她为自己的弟弟感到骄傲，也为儿子感到自豪，她再也没别的什么可引以为荣的了——她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孤单的女人，个儿小，胖胖的，有一张白净的、尚好看的脸，一头浓密的鬈发已经染霜。

马克伸手去取放在长沙发上的一包东西。

“打开吧，”